

解人意、善待觀眾的大師風範和平民情結。

時添個座位的時候說：「說什麼也該讓她看一場戲的。」

淮安的老太太大小多少。他在吩咐劇場工作人員給那位淮安老太太太臨

太看戲夢。那個時候，梅蘭芳已經是六十三歲的老人了，不比那位

讓劇場工作人員搬張椅子臨時在劇場內添了個座位，圓了那位老太

扮妝，又開始忐忑不安了。當梅蘭芳知道這位老太太也沒買到戲票時，

喉聲嘆氣，一臉的不安。當時戲還沒有開演，梅蘭芳正準備上劇場

票，急得這位老太太在泰州人民劇場門口團團轉，東張西望，

不好，一頭白髮，滿臉皺紋，步履蹣跚，也是一連幾天沒有買到戲

感動之外，又生起了一股自責之情，就自個掏腰包買了一張票，讓

響如有一位老者一連排了幾天的隊也沒有買到票，梅蘭芳知道了，

白夭均由幼子梅葆玖主演。就是這樣還有一些老百姓看不上演出，

民劇場。條件不好的，靠著「十一號」汽車，帶著

鋪蓋和乾糧連夜趕來泰州的。餓了就吃口乾糧墊墊

肚子。睜了就在人民劇場附近找個空地躺躺，甚至

在露天地裡過夜等着梅蘭芳表演京劇。

善待觀眾才是大師



旋轉舞台

那夜梅蘭芳一行在泰州八天七夜，後面的五天

五夜全部用來表演節目。由於來看梅蘭芳表演京劇

的老百姓太多，計劃印出的戲票根本滿足不了前

準備看戲的老百姓。梅蘭芳被這些慕名而來的老

姓的熱情所感動，只好增加演出場次。在這五天

夜裡，每個晚上增加一場演出，每個白天增加一

演出。而增加的這些演出節目，晚上均由他主

觀看梅蘭芳表演京劇的父老鄉親

一撥又一撥，數以萬計，人頭攢

動，場場爆滿。泰州本地的老百

姓來了，毗鄰泰州的東台、鹽

城、海安、揚州的老百姓也來

了，甚至長江以南的鎮江、南京的老

百姓也來了。那時交通不發達，

條件好一點的坐烏篷船來泰州人

陸琴華

來這兒尋親祭祖，還要為這兒的父老鄉親進行京劇

表演。當時，新中國成立不久，一切百廢待興。泰

州僅有一個劇場，即泰州人民劇場。這個劇場台

狹窄，設備簡陋，有燈光，可是昏暗，根本起不到

照明的效果，只能容納觀眾一千人左右。可是前

觀看梅蘭芳表演京劇的父老鄉親

一撥又一撥，數以萬計，人頭攢

動，場場爆滿。泰州本地的老百

姓來了，毗鄰泰州的東台、鹽

城、海安、揚州的老百姓也來

了，甚至長江以南的鎮江、南京的老

百姓也來了。那時交通不發達，

條件好一點的坐烏篷船來泰州人



京劇大師梅蘭芳

(網上圖片)

一九五六年三月七日，也就是三八國際婦女節前一天。這一天

陽光燦爛，微風習習，桃花含苞，柳葉初露，里下河解凍，燕子歸

來，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大師梅蘭芳攜着夫人福蘭芝、幼子梅葆玖等

一行來江蘇泰州尋親祭祖。

拔萃禮堂的故事

陳煒舜



HK 人與事

四、演講日

一年一度的演講日（Speech Day）是禮堂活動的重頭戲。當日除了邀請嘉賓講者外，校董會成員皆會出席。嘉賓還要向同學頒發學業成績獎和獎學金。演講日的前身稱為頒獎日（Prize-giving Day），早在十九世紀便有這項活動。一九一七年，費瑟士東牧師接任校長後，增入演講環節，不再頒獎，方改今名。上世紀三十年代，繼任的舒展校長恢復頒獎部分，演講、頒獎並行，至今不替。

戰後的校長們對於演講日的安排也煞費苦心。如一九五八年起，演講日由學年末的七月移至十二月，以免酷熱天氣造成反效果。此後直至一九八六年，從演講日的照片中都可發現講台上的聖誕樹。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學校的管弦樂團會在演講日表演，作為音樂節比賽的預備熱身（以前一般只安排弦樂四重奏）。然而，十二月正

值年中考試，為免獲獎同學及樂團成員有壓力，演講日自一九八七年起移至次年元月份。同時，教師們的黑袍由學校總管（School Matron）張慧芸女士統籌和收存，再分配給有需要的教師穿著。一九九五年，全校設置空調系統，禮堂環境得到改善。

一九九五年的演講日，共有八十位同學獲得六十五項校內獎學金。此時，所有學科及體育運動皆有相應的獎學金。得主越多，演講日的內容就越豐富，而前來參加的家長也越多。二〇一三年起，嘉賓向畢業班同學代表頒發畢業證書。

五、禮堂「放假」

根據紀錄，禮堂至少兩度「放假」。第一次在一九七一年：當年聖誕假期，全校啟動維修工程。然而，此後幾周天氣惡劣，工程延誤。一九七二年初，下學期開始，早會只能在新翼草坪上進行。第二次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下旬，颱風卡門橫掃香港，禮堂屋頂受損。維修工程直到一九七五年初才完成。不僅早會再度在新翼草坪進行

，連十二月的演講日也在此舉辦。當年的演講環節取笑，頒獎嘉賓是即將退休的資深中文老師徐錦榮先生。

六、禮堂的其他活動

禮堂舉行的其他活動包括音樂會、戲劇表演、辯論賽、舞會、舊生聚餐等，其中有兩次活動至為特別。其一為一九六一年二月九日為兩位舊生舉辦的一場喪禮。這兩位同班同學於一九六〇年聖誕日在美國得州死於車禍。當日禮堂兩側掛滿寫有悼詞的白布條，但卻由施玉麒校長和校牧主持，可謂中西合璧。其二為二〇〇五年十二月的一場婚禮。婚禮由一千多位同學見證，在拔萃管弦樂團的演奏和兩百多人的合唱聲中舉行。七年後，婚禮中的新郎成為了拔萃的新校長。

七、禮堂的照明

一九二六年的老照片顯示，當時新建的禮堂天花板裝有三盞優雅的吊燈。可以想像，在財政危機的上世紀三十年代，校方依然記得選購合適的燈具來美化禮堂。日戰爆發，三盞吊燈的命運不得而知。從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照片可以發現，取而代之的是日光燈管，實用卻未必美觀。恢復禮堂戰前榮光，一直是許多校友揮之不去的念頭。一九九三年，終於有一筆款項到位。為配合禮堂的建築特徵，專門設計了六組吊燈。從此，燈光日復一日把禮堂的輝煌與尊榮展現得淋漓盡致。（下）



人與事

吳波的兩份遺囑

冀北仁

漁者

(攝影) 茹雪

在腐敗嚴重的今天，民間不少人「把我們黨的幹部都看成大小貪官時，我總是可以輕描淡寫但底氣十足地作一修正：「也有例外！」」說這話的「我」是裴企鵬，他說的這個例外，就是至少有他的繼父吳波——新中國第五任財政部部長。也許有人笑了，財政部部長即使非常清廉，也絕不是一個窮人，他的這個[例外]沒有普遍意義。是的，照常理推斷，裴企鵬的話肯定有水分。然而，當你看了吳老的兩份遺囑和他的一點遺產，你恐怕不得不相信，你不得不向吳老敬禮，你不得不為吳老點讚——幹部中有你，是共產黨的驕傲。

吳波的第一份遺囑寫於二〇〇〇年十月九日：「我參加革命成為一個無產者，從沒有想過購置私產留給後代。因此，我決定不購買財政部分配給我的萬壽路西街甲十一號院四號樓——一〇一、一一〇三兩單元住房。在我和我老伴鄧力過世後，這兩單元住房立即歸還財政部。我的子女他們均已由自己所屬的工作單位購得住房，不得以任何藉口繼續佔用或承租這兩單元住房，更不能以我的名義向財政部謀取任何利益。」購買公產房是政策規定的，你把公產房購置後變為私產，任何人都不会指責你，更談不上「腐敗」。然而，連這點便宜都不佔的人，是何等的偉大啊。畢竟這便宜是政府給的，誰都應該知道要佔這便宜是要有「資格」的，那就是要有權力、或有公職，不然的話就要與權力「沾親帶故」。

吳波的第二份遺囑寫於二〇〇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是寫給時任財政部部長項懷誠的：「我的後事請按我的遺囑辦理，一切從簡。我在遺囑中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財政部伸手，也請部裡不要因為我再給他們任何照顧。在我和我老伴鄧力過世後，我的住房必須立即交還財政部。財政部也不要另外給他們安排、借用或租賃財政部的其他房屋。他們有什麼困難，由他們找自己所在的工作單位解決。」嚴格意義上說，這並不是一份遺囑，而且，與第一份遺囑表達的是同一個心願，只是強調財政部不要給他的子女另外安排其他房屋。

《人民日報》報道的題目是「兩份遺囑，兩袖清風」。的確，吳波為官一生兩袖清風。吳老住的這兩套房，二百多平方米，總價達上千萬元啊。老人走了，不需要了，那孩子還需要啊，但吳老退給了財政部，而且，不講任何條件，不提任何要求，也不允許孩子提「額外要求」。吳老的遺產，真正驗證了吳老的兩袖清風。吳波和老伴鄧力共有存款十一萬元，家裡幾乎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這個時代沒有錢的人是還有很多，但是存款十一萬元幾乎等於沒有，在北京這個衛生間也買不起。不客氣地說，現在的多數農村村幹部也比吳老這個原財政部部長富裕，存款幾十萬，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人大有人在。有些貪官動輒侵吞上億元，比起吳老，情何以堪！

吳老離開工作崗位已經三十多年了，但是，從部長到普通工作人員，對他的敬仰之情仍是那麼濃烈。老人九十九歲離世至今也有十年了，但是，他對自己身後事的處理卻一直為人稱道，感動着越來越多的人。吳老沒有留下遺產，但是，又可以說留下了無價之寶——「吳波精神」。人說現在是「拼爹」時代，拼的是什麼？我不說誰也知道。吳波沒有幾個存款，更沒有以自己的權力為子女鋪路，這樣的人現在能有幾個？我們不能說沒有，但是有多少恐怕誰也說不清。看到吳老這樣的人，似乎見到了「奇世珍寶」，倍感親切，我以此文向吳老致敬。



面具

喻麗清



自由談

有一次在舊金山每年一次的文藝復興節上，我看到一個專賣面具的攤子，快樂得不得了，好像每個面具是我活在不同世界裡的朋友。

我戴了一個，買了六個回家，日後看着覺得那恰如我的七情六慾，在在不舍。

也許你已經聽說過這個故事：一位人類學家在非洲跟某個部落的原住民生活了一些時候，有一天，他給酋長畫了一幅肖像。酋長問：「你畫誰？」人類學家說：「你啊。」酋長大搖其頭，頗不以為然。他拾起一根樹枝，抹地上的泥沙，畫了一個代表他們部落的圖騰像，說：「這，才是我。」

我第一次在書上讀到這個故事的時候，猛然一驚。平日我們從哲學文學藝術甚至科學裡頭，不停地在尋找答案的那個問題：「我是什麼？」好像被那位酋長簡簡單單地就回答了。

後來每次看到「圖騰」這兩個字，就想起那位酋長。他對自己生命的意義與目的，沒有半點疑惑，圖騰變成他自信的面具。我也因此莫名其妙地愛上了原始藝術中那些天真得像找不到路回家似的面具。

有一次在舊金山的文藝復興遊園會上看到一個賣面具的攤子，我戴上一個，樂得像個孩子。雖然現代人把面具當成一種裝飾性的藝術品看待，但化妝舞會、節慶遊行之類，其實還是宗教祭祀與某種特殊禮儀的殘存。所以戴上

為什麼要做好人？

言止善



如是見

《中華讀書報》（二月二十五日）刊登鮑鵬山文章《孔孟如何解決「前道德問題」》，文章對道德問題的中國特色作出了有說服力的解讀。

道德的問題根源，在「前道德問題」。什麼叫「道德問題」，什麼叫「前道德問題」？鮑鵬山做如此簡化的定義：道德問題可以把它簡化成這樣一個命題——我要做一個好人。那麼，「前道德問題」就是——我為什麼要做一個好人？如果一個國家的制度，或者一個道德的體系不能夠回答我們「為什麼做好人」的問題，或者說不能夠告訴人們做好人有什麼價值，以及這樣的價值能夠替代我做好人所付出的成本，那就有可能，人們最終選擇不做好人而做壞人。

前道德問題是一個非常難以解決的問題。這是一個悖論。第一，道德的行為不能是衝着「好報」去的行為，並且實際上道德行為也並沒有一個預設的好報。第二，當人們明白了道德的行為沒有一個好的結果在等着他的時候，就有可能不選擇做道德的行為。

解決這個問題有兩種基本的方法。一種方法是宗教：把這個問題交給彼岸世界。宗教對於人類的貢獻，在於彼岸世界的建立。這是極其偉大的文化創造。為什麼要有個彼岸世界？很簡單，因為此岸世界不可能做到完全公平公正。因之不少人會對人生發生懷疑，會對做一個好人發生懷疑。彼岸的世界就是對此岸世界的一個補償，對此岸世界的糾偏。牧師應對上述悖論自有其妙法，因為他背後有上帝，他有一個絕對完美絕對公平正義的彼岸世界。他對於你問的為什麼要做好人這個問題，可以反過來直接給你一個選擇題：做好人將來上天堂，做壞人將來下地獄，你自己看着辦吧。

我們華人是一個沒有全民宗教信仰的民族，從古至今，我們可以說沒有一個時代把宗教信仰當成國家和民族的意識形態。那麼，我們中國人靠什麼來解決前道德問題？

孟子找到一個好辦法，他的出發點簡單到只有四個字：人性本善。假如我們問孟子，我們為什麼要做好人？孟子的回答很簡單，因為你是人。人為什麼必須做好人呢？因為人的本性就是善的，做好人是符合你的本性的，所以做好人就是做你自己，做好人才是做人，不做好人就不是人。這裡暗含着孟子的反問：你是人嗎？所以孟子的解決方法也非常簡單，他把這兩個問題合二為一了，把做好人和做人合二為一了，因為人的本性是善的，所以要做人就必須做好人，不做好人就不是人。孟子確立「人性善」，就為我們這個沒有宗教的民族確立我們自己的獨特的道德基石。從人性出發，我們照樣可以獲得崇高與尊嚴，一樣可以實現道德的自我完善。「人性善」，可以使我們獲得對自我的肯定，對人類自身的信心，即使在沒有上帝的情況下，人仍然可以過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這非常重要。

孟子有一句名言，叫「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人都可以做成像堯舜那樣的人，為什麼？因為我們所有人的本性都跟堯舜一樣是善的。人性本善的信念，給了我們道德上的自信，給我們一個上進的基礎，甚至給了我們一個上進的理由，或者說他否定了我們不上進的藉口，既然是人性本善，你為什麼不可以做堯舜？如果你認為你做不成堯舜，孟子說這叫「自暴自棄」。自暴自棄這個成語是孟子創造的，他指的就是這些自甘墮落不願意在道德上提升自己的人。

孟子還有一句名言，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就是說人和禽獸相比，差距非常非常的小，就那麼一點點。這個一點點人和禽獸之間的不同是什麼呢？就是人性中的善。如果兩者之間只有那麼一點點的不同喪失了，那麼人就會變成禽獸，所以我們可以根據「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句式造出另外一個句子來：「人皆可以成禽獸」。到底成堯舜或成禽獸，關鍵問題就是你是否堅持你人性中的善，你是否相信你人性中的善，是否發揚你人性中的善。

孟子對人性善的終極證明實際上也只有八個字：反躬自問，推己及人。

先看「反躬自問」。人性的善與惡，可能真的不是一個事實的存在，但它可以是一種信念的存在。中國普通老百姓常說：一念之間是善人，一念之間是惡人。一念之間，善惡就「實在」了。所以善惡實際上是一種信念。夜深人靜之時，你可以自己摸着良心，問一下自己。哪怕你已經作惡多端了，哪怕你在這樣的一個渾濁的世道裡面已經做了很多壞事了，即使這樣，夜深人靜的時候，你還是可以有資格也有必要問一問自己，我心中還有沒有善？然後你給出一個答案，這個答案非常重要，不僅關乎你自己的道德，還關乎這個世界的性質。孟子在反躬自問的時候，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心中有善。

我們常常說人性是高貴的，人類是偉大的，人類是有尊嚴的，但是，我們要記住，人類的偉大和尊嚴並不是存在於每一個個體身上。人類很多的個體真的不偉大，很渺小，甚至很猥瑣，甚至很骯髒，甚至很下流。人類的偉大和尊嚴，有賴於存在偉大的人物，人性的高貴，人格的尊嚴存在於孔子、孟子、老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柏拉圖、耶穌這樣的人身上，當然也存在於那些堅守自己善心的普通人身上。是他們保有了人類的偉大。有一點我們一定要相信，哪怕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看到了太多太多的壞人，看到了太多太多的壞事，看到了太多太多的不公平，看到了太多太多的黑暗和污濁，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人裡面總有偉大的人，總有高尚的人，總有純粹的人。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對人類的信念，這個信念就是相信善，相信美，相信崇高，相信純粹。如果我們這一點信念都沒有了，我們如何能夠解釋在人類歷史上會出現那麼多偉大的人物。

當孟子對人性之善反躬自問並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後，接下來就是另外四個字：推己及人。人性之善既然我有，那我就不能否認你有，既然你有我有，我們就不能否認他有。於是這樣推廣下去，人人心中都有善，人心中的善，就存在於我們所有人的內心裡面。所以，孟子對於人性善的終極證明，不是在證明有沒有，而是在反問我們信不信。你看到的世界存在醜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相信不相信這個世界有善。人性善否，不是一個事實問題，而是一個信念問題。假如我們有了這個信念，這個善就是真的，假如我們沒有這個信念，這個善就會消失了。所以人性善不善不是一個問題，我們信不信才是一個問題。